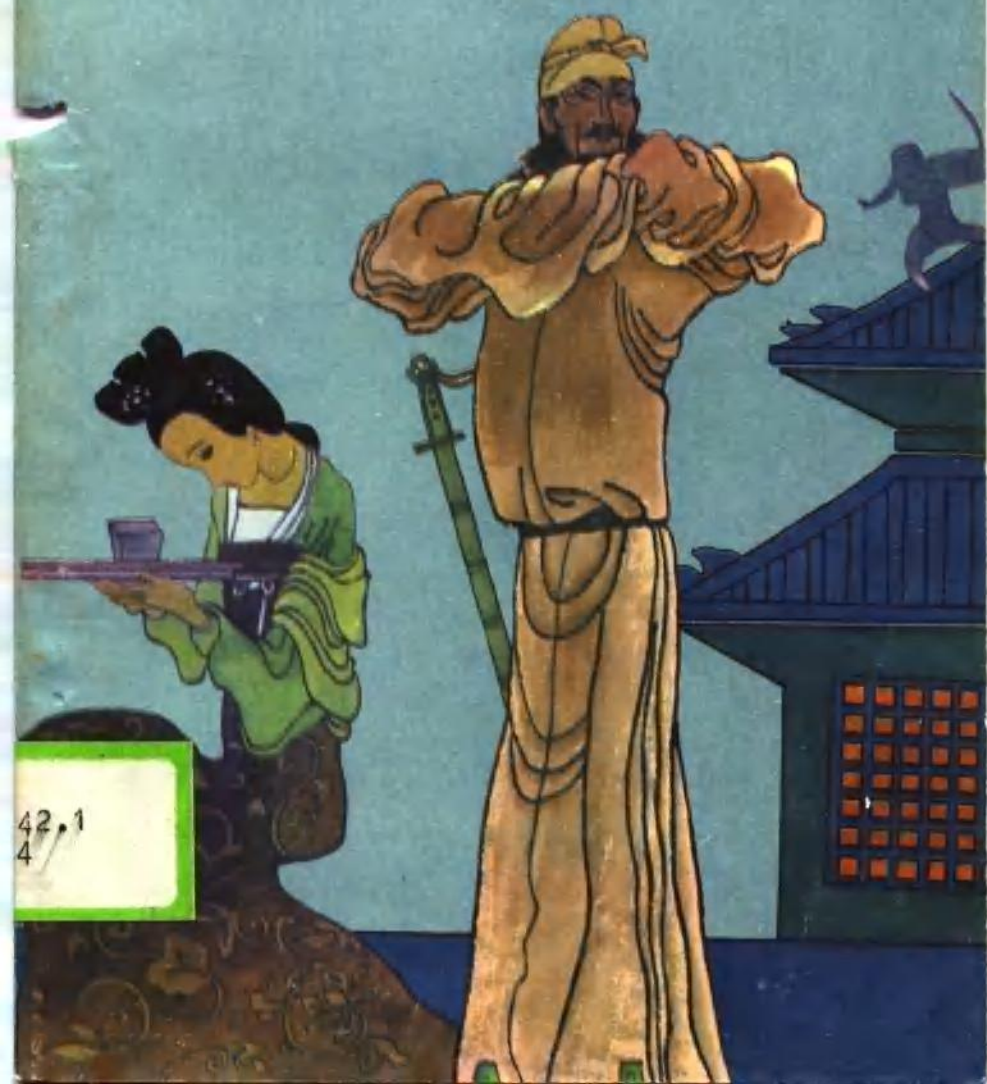


唐人秘传故事



唐人秘传故事

王小波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89年9月

唐人秘传故事

王小波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乳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110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印数:1—4000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29-0243-9/I·216 定价: 2.00元

目 录

1.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..... 1
 2. 红线盗盒.....23
 3. 红拂夜奔.....50
 4. 夜行记.....114
 5. 舅舅情人.....129
-

1.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

我住在立新街甲一号的破楼里。庚子年间，有一帮洋主子在此据守，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大叔，把它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搬来红衣炮、黑衣炮、大将军、过江龙、三眼铳、榆木喷、大抬杆儿、满天星、一声雷、一窝蜂、麻雷子、二踢脚、老头冒花一百星，铁炮铜炮烟花炮，鸟枪土枪刺水枪，装上烟花药、炮仗药、开山药、鸟枪药、耗子药、狗皮膏药，填以榴弹、霰弹、燃烧弹、葡萄弹、臭鸡蛋，犁头砂、铅子儿砂，对准它排头燃放，打了它一身窟窿，可是它还挺着不倒。直到80多年后，它还摇摇晃晃地站着，我还得住在里面。

这房子公道讲，破归破，倒也宽敞。我一个人住一个大阁楼，除了冬天太冷，夏天太热，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妥当。但是我对它深恶痛绝，因为十几年前我住在这里时，死了爹又死了妈，从此成了孤儿。住在这里我每夜都做恶梦，因此我下定决心，不搬出去就不恋爱，不结婚。古代一位将军出门打仗，下令“灭此朝食”，不把对面那帮狗养的杀个净光净，绝不开饭！他的兵都有一条皮带，把肚皮束紧，所以一个个那么苗条可爱。我的决心也这么坚定。隆冬的傍晚，我和小胡在炉边对坐，我说在这小屋里结婚是对我的污辱。古人形容男女弄玉吹箫时有诗云：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在这个破楼前吹玉笙，不相宜，只能吹洋铁皮喇叭，不象谈恋爱，

倒象收破烂。古人云，要做东床快婿。这个阁楼里就这么一张床，如何去做？古人形容夫妻相敬，有言道，举案齐眉。谁在我这屋里举案，小心撞了脑袋。古人形容夫妻相戏，有词云：嚼烂红绒，笑向檀郎唾。要是一位女士误嫁入我这狗窝，恐怕唾过来的不是红绒，是一口粘痰。

小胡说，她也有同感。她要嫁出去，不住这个破房子。俗话称出嫁为出阁，那就是要搬出这个破楼阁。古诗云：雕栏玉砌依然在，只是朱颜改。试问此楼，雕栏何在？玉砌何在？古词云，佳人难得，倾国。别人连国都倾了，她却倾不了一个破楼，真她娘没道理！所以她就等着那一天，要“仰天长笑出门去”！出门者，嫁人也。长笑一声出了这狗窝，未婚夫乘大号奔驰车来接。阿房宫，八百里，未央宫，深如水。自古长夏住佳人，不成咱是个蓬头鬼？

听了她这个长歌行，我心里真有点不高兴。当时我们俩正在煤球炉上涮羊肉，炉台上放着韭花酱、卤虾油一类的东西。我偷眼看看她，只是此人高大粗壮，毛衣里凸出两个大乳房，就如提篮里露出两棵大号洋白菜。粗胳膊粗腿。吃得发热时满脸通红，脑袋上还梳一条大辫子，越发显得大得不得了。她骑在我的椅子上，那椅子那么单薄，我和椅子都提心吊胆，等着那咔嚓一声。咔嚓之前是椅子，咔嚓之后是劈柴。看来她还没本钱，勾上一位高干子弟搬出去，让这破楼里只剩我一个人和耗子做伴儿。她这么吹嘘，纯是出于一般自恋倾向。

吃完了羊肉她告退，回自己房里做画去了。此女风雅如是，是何家闺秀耶？她是电影院画广告牌儿的。和我一样，是无亲无故的一条光杆儿。本小生志向不凡，官居何职抑袭

何爵耶？我是豆制品厂磨豆浆的。我比她还不如，她还上了几年美专，鄙人只是个熟练工，除了开闸放水泡豆子，合电门开钢磨磨豆浆，大约并无什么可吹嘘的。那一天她走以后，我站在窗前，只见窗外银花飞舞，天地同色，就想到一千多年前，王二在雪地卖狗肉汤时，也是如此的寂寞而凄凉。那时候正是唐初盛世，长安城里有四方人物。王二在小巷里别人房檐下支起几片草排，在炭火池中安一个瓦罐，罐里就是他卖掉的狗肉汤。那时候天气向晚，外面飞旋的雪幕后已经显出淡淡的灰色。王二坐在条凳上，毡鞋被雪水湿透了，说不出的寒冷。他把脚放到炭火中去烤。可炭火将熄，也没有什么暖意。没有人来买他的狗肉汤，一个也没有。

地上的雪越来越厚，天快黑了。有一个黑人从对面炉人家的后门里出来。天寒地冻，他却只围一块腰布，肌肤黑如墨亮如漆，在雪中倒算是相映生趣。黑人身上的肌肉才叫肌肉，块块隆起又不粗笨。他头上一层短短的卷发，圆鼻子圆脸，一双圆眼睛，看上去很好玩。那黑人说：“王老板，你卖完了没有？如果卖完了还有汤剩下，请给我一碗。我冷得受不了，你的汤真是御寒的妙品！”

这位黑哥们儿常来要汤喝，平常王二也就给他了。可是今天他心情坏，不想给他这碗汤，就说：

“昆仑奴，你老来喝汤，却不给钱。这碗汤是白来的吗？煮这碗汤要用你狗肉。你来想一想：这你狗出了娘胎，好不容易长到这么大，人却不容它与小母狗亲热，就把它打死煮进了汤锅！你再看我这煨汤的瓦罐，它是清明前河底的寒泥烧成，所以才经火不炸。挖泥时河水好不寒冷，只有童子之身才能抵挡得住。所以年老的瓦工一辈子都不敢亲近女

人。你再看这汤里的糊椒桂叶，全是南国生成，飘洋过海到泉州，走万里水旱路到黄河边。黄河的航船过三门，要从激流中上行到关中。千人挽，万人撑。一个不小心落下水，那就尸骨无存。一碗汤不足惜，可是中间有多少血和泪！你闹着没事儿一碗一碗地喝，这可不大对劲！”

昆仑奴说：“王老板，我知道这汤来得不容易，可是我身上冷，需要这碗汤来御寒。我生在东非草原上，哪见过雪，哪见过冰？这都是因为酋长卖我做奴隶。我在地中海上摇船，背上挨了鞭子，又浇上海水！人家把我在拜占庭卖掉，我又渡过水色如墨的黑海，赤足走过火热的沙漠，爬过冰川雪山，涉过陷人的流沙河。如今在伟大的长安城里，天上下着大雪，我却没有御寒的衣服。猫和狗都有充足的食物，可是我在挨饿！真主阿，请你为我的苦难做证！难道人身为奴隶，就不配在隆冬喝一碗御寒的狗肉汤？你让我去向谁去求得怜悯？主人吗？富人的心是皮革做的？王老板，一碗汤对你算得了什么？你不会因此变穷的！”

有好多雪片飞到昆仑奴身上，在那儿融化，变成雪水流下去。王二把他拉到草棚里来，让他在身边坐下，接过他的大碗，舀一碗热汤给他。他拍拍黑人的脊梁说：“昆仑奴，喝吧！”

昆仑奴喝汤时，王二看着乱纷纷的雪幕背后楼台的轮廓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，这种远眺华夏的感觉，古今并无不同。我站在窗前，看到脚下是一片平阔的雪地，雪地那边是新楼。那楼不算好看，不过它叫我想起了很多地名，楼上有广西柳州的水泥，如果那边也在下雪，雪花会在竹林间飞舞，南来避寒的候鸟会不知所措地啾啾。秦皇岛的玻璃——

一想到秦皇岛，就想起冬季灰色的海面上前进的大轮船。钢制的门窗与石景山紫色的烟雾有关。送暖的暖气片产在河北南皮县。南皮我没去过，不过这个地名有历史感——曹操和袁绍在那儿打过仗。袁绍的兵穿鱼鳞铁甲，曹兵的皮甲上镶着铜星。可是在我的屋顶上满是窟窿，叫人想起渔光曲——爹爹留下这张网，靠它还要过一冬。铁斗里的煤球叫人想起煤炭铺里穿长衫的胖掌柜，还有恶霸地主牟二黑子。王二站在这破屋檐下，身穿工作服，瘦长脸上面色阴沉，而一位穿红毛衣的少女在新楼里倚着雪白的窗纱远眺雪景。这种感觉，古今无不同。雪景也是古今无不同。昆仑奴喝下一碗热汤，黑檀似的身躯上有了光泽。王二看了很高兴，就说：

“昆仑奴，到我家去吧，我要招待你。”

昆仑奴也很高兴，收起木碗，随王二走过铺满了白雪的小巷。那时候他就如白玉的棋盘上一枚黑色的棋子。走到王二那用木片搭起的小屋门前，他惊叹一声：

“原来中国也有穷人呀！”

王二生起炭火，用狗油炒狗肝，把狗肉干在火上烤软。他烫热了酒，把菜和肉放在短几上，端到席上去。昆仑奴坐在他对面，披着狗皮。他们开始吃喝、谈笑，渡过这漫漫长夜。当户外梨花飞舞，雪光如昼时，人不想沉沉睡去。这种感觉，古今无不同。

小胡睡不着觉，爬上来聊天。聊天可以，你该问问我困不困。可是她根本不想办这个手续。她坐在我对面，谈到和男朋友吹了的事。这话题使我感到屈辱，因为我没有任何女朋友。然后她又说我个儿矮。混帐，你说我个矮，我就说你腿粗。她说腿粗跑步可以治，个矮只有压面机能治。这真是

岂有此理，她盼我跳压面机自杀，好得我的遗产。我这个人有好古癖，收藏颇丰。除了破椅子破床板，我还有一箱子线装书。当然，珍本善本是没有的。那些书用纪念章、邮票和豆腐干换不来。我有这么一批书：三字经、千家诗、罗通扫北、小五义、南唐二主词、太平广记、朱子语类、牛马经、麻衣神相、南华经、净土经、还有光绪十年的皇历。为这些破书，逼我惨死，可谓狠毒矣。地下室还有一批破烂，那一年游承德偷的普陀宗胜之庙房上的铜瓦；游陵捡回一个琉璃兽头；长城上的砖头；黄陵边的瓦片。北京修地铁，挖出的各种破烂，其中有一奇形木片，经我考证那是元代穷人买不起手纸用的刮具。此物大英博物馆都没有收藏，可谓无价之宝。小胡逼我死掉，大概志在得此奇珍异宝。

小胡说，那件宝贝她不要。她不唯不希望我早死，还盼我能活得长久。所以她要帮我解决困难，为我介绍女朋友。现在的男子身高不足一米八十者，都被列入二级残废。我之身高尚不足一米七，属于微生物一级，女孩子根本看不见。她要起到显微镜的作用，让她们通过她看到我。说完这些伤天害理的话，她打了个呵欠下楼睡觉去了。

她走以后，我心里很不安定。我有三种感觉：第一是屈辱感，这不必解释，是因为我个儿矮。第二是施恩图报的感觉。本人系有大恩于小胡者。十几年前，在同一天，因为同一个事故，我们俩都成了孤儿。当时我们是中学生，在同一个中学读书，同住在这座破楼里，因为这些共同点，我对她是有求必应。半夜她要上厕所，总把我从阁楼上叫下来，在门前站岗。每隔五秒钟她叫我名字，有一次不应她马上嚎出来。她可是一面除清直肠一面叫我的，这种一心二用的方

式是不是挺可恶？要没有我，她早被尿憋死啦！如今她在我面前，居然不避圣讳说出一个矮字来，良心何在！第三，我对她还有一种嫉妒之心。此人五体不全之阴人耳，居然上了美专。而我是如此地热爱艺术，也画一手好素描，就进不了美专的门。这只是因为我有色弱，红的绿的分不大清楚。其次，她长得比我还高。当然，她极为粗笨。不过嫉妒心一上来，我又觉得她高大健美，和观音菩萨差不多。这桩事儿不能想，一想奇妒难熬。

这三种感觉，即屈辱感、图报感、嫉妒感，正是古今相同。那天晚上昆仑奴在王二家问：“王老板，你家里怎么没有女人服侍？”王二心里屈辱感就油然而生。在唐朝的长安城里，一个又贫又贱的小贩，就如现时之一位一米六八的二级工，根本搞不到对象。此时王二家里灯光如豆，雪光映壁，火盆里炭火熊熊，昆仑奴头上起了油汗。王二双手把一盆烩狗筋捧到昆仑奴面前，昆仑奴接下来，放在案上。王二又取一把铜勺，在衣襟上一拭，再次双手捧到昆仑奴面前，昆仑奴接下来，放在羹盆边。这都是对待贵客的礼节，王二做得一丝不漏。因此他想：昆仑奴，你是一个奴隶。我把你请到家里来，待以上宾之礼，希望你也自觉一点，别问人家难堪的问题。

谁知那黑人又问：“王老板，难道你也象我们奴隶一样，没女人服伺吃饭吗？”王二一听，更加不悦。他想：你要不识趣，别怪我也问出不好听的来。于是他说：

“昆仑奴，听说你们是树上结的果子，是真的吗？”

昆仑奴一听，把眼珠子都瞪圆了，说：“谁说的？人还有树上结的吗？你们唐朝人都是树上结的？”

“我们当然是母亲生的啦！但是你们就不同了。听说非洲有一种大树，名为黑檀，高有百丈，粗有十人不能合抱者，锯之则流血。树叶大如蒲团，树枝上脐带挂着，一树的小黑孩。自挂果至成熟，历时十个月，熟则坠地，能言语能行走。波斯商人在树下等着，捡起来贩为奴隶。因为是树生的果实，所以男身者，有男之形无男之实，不能御女成胎；女形者有女之态无女之实，亦不能怀孕生子。我们大唐只有皇帝才得用阉人为太监，所以王侯之家则不惜以重金购进男奴，在内宅中服务。也许你不是树上结的，不过别的黑人却可能是树上结的？”

昆仑奴说这是谣言，非洲绝没有能结出人的树。黑人也如其它人一样，是母亲腹中所生。在非洲时，每逢旱季，他也常和肤色黝黑的女子到草原上去，在空旷无人的所在性交，到下一个雨季，小娃娃就出生了。那些娃娃的皮肤也如黑玉一般，闪着光泽，叫人想起蓝天下那些快乐时光，那时草原上吹着白色的热风，羚羊、斑马、大象、猎豹，都在干同样的事。他知道这谣言的来源，因为黑奴很值钱，所以主人很希望他们能够增殖。他们往往把男女黑奴关在一个笼子里，但是结果总让他们失望。笼子不是草原，笼子里没有草原上的风。笼里的女人也是奴隶，谁乐意传下奴隶的孽种！啊，黑非洲，黑非洲！说到非洲，昆仑奴哭起来。

王二又问，公侯内宅里的姑娘，难道不漂亮吗？她们对昆仑奴不好吗？昆仑奴对那些女孩，难道就没有感情？昆仑奴说，那些姑娘都象月亮一样的漂亮，心地也很善良。她们对他也很好。如果他挨了鞭子，她们就会伸出嫩葱般的手指来抚摸他的黑脊梁，洒下同情的眼泪。昆仑奴挨饿的时候，

他们还省下点心给他吃。昆仑奴也爱他们，不过那只是一种兄妹之情。于是王二想，他是多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

昆仑奴说，在王二家里做客，又温暖又快活。下次他要带个姑娘来，让她也享受这种乐趣。三更时他起身告退，回主人家去，给王二留下嫉妒和期望。王二羡慕那黑人，有与美丽女郎朝朝相处的幸福，这种感觉，古今无不同。

转眼间冬去春来，暖和的风从破楼一百多个窟窿里吹进来。从窗口往外看，北京城里一片嫩莹烟柳世界。在屋里也能感到懒洋洋的春意，这种感觉古今无不同。我想得到唐代的王二是怎么感觉春意的：当阳光照到桑皮纸糊的木格门上时，他把洗净的瓦罐放到格子下层。把辣椒、桂叶用纸包好，放到架子上层。如果它们经过雨季不发霉，下个冬天就不必再买。他取出铜锅，用柴灰擦去铜绿，准备去卖阳春面。心里在盘算煮汤的牛骨是什么价钱，青葱，嫩韭是什么价钱，面汤里放几滴麻油才合适。春意薰薰时，他做这种事，感到兴奋也许卖阳春面能赚多一点钱，胜过了狗肉汤。

我也想为春天做点事：到长城边远足，到玉渊潭游泳，到西郊去看古墓，可是哪一样都做不成。西郊的古墓全没啦，上面盖了楼房。长城现在是马蜂窝，爬满了人。我也不象十几岁时，要从历史中寻求安慰，二十岁以前，我和小胡在初春去游泳，从冷水里爬出来，小风一吹浑身通红。现在可不行，我见了冷水浑身发紫，嘴唇乌青，象老太太踏了电门一样狂抖。这都是因为抽了十几年烟，内脏受了损害。因此我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。

傍晚时分小胡回家来，站在楼梯口叫我。她可真是美得紧啦！头戴太阳帽，身穿鹅黄色的毛衣，细条绒的裤子，猪皮

冒充的鹿皮鞋，背上背着大画夹，叫我下去看她的画。我马上想到本人夭折了的美术生涯，托故不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爬上来，身上换了一套天蓝色的运动装。这套衣服也是对我的伤害，因为它是我买来给自己穿的。穿了一天之后，发现别人看我的眼色不对劲儿。原来它是淡紫色的，这种颜色正是青春靓女们的流行色。演出了这场性倒错的丑剧之后，我只好把这套衣服送给她，让她穿上来刺激我。第一，我是半色盲，买衣服时必须由她来指导，如果自行出动，结果正合她意。第二，我个矮，我的衣服她也能穿。我正伤心得要流鼻血，她却说要报告我一个好消息。原来她给我介绍的对象就要到来，要我马上吃饭，吃饱后盛装以待。我就依计而行。饭后穿得体体面面地坐在椅子上出神儿，心里想这事不大对劲儿。我也应该给这位身高腿粗的伙计介绍个对象。我们车间的技术员圆头圆脑，火气旺盛，老穿一件海魂衫，象疯了一样奔来跑去，推荐给她正合适。正在想这个事，她在楼下喊我，我就下去，如待宰之绵羊走进她的房间。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一个娘们坐在床上，身上穿着葱绿的丝棉小夹袄，腿上穿一件猩红的呢子西装裤，足蹬千层底圆口布鞋。我这眼睛不大管事，所以没准儿确定她身上的颜色。该女人白净面皮，鼻子周围有几粒浅麻子，梳一个大巴巴头，看起来就如西太后从东陵里跑了出来。凭良心说，长得也还秀气，不过对我非常无礼。下面是现场记录，从我进了门开始：

该女人举手指我的鼻子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就是他呀！”

小胡坐到她身边去。说“没错儿！”

这就验明正身，可以枪毙了。该女人眯起眼睛来看我，这不是因为我和基督变客一样，光焰照人，而是这娘们儿要露一手职业习惯给我瞧瞧，她老人家是一位自封的画家。然后——

该女人又说：“行哦，挺有特点。鹰勾鼻子卷毛头，脸色有点黑，象拉丁人。”

小胡浪笑几声说：“他在学校里外号就叫拉丁人！”

该女人问：“脾气怎么样？”就如一位兽医问病时说：“吃草怎么样？”

小胡说：“凶！在学校里和人打架，一拳把三合板墙打了个窟窿！他发了脾气，连我都敢打！不过一般来说，还算遵纪守法。”

然后两个女人就咬起耳朵来，叽叽喳喳。我也一边抽烟，什么话也不说。过了一会，她送那娘们出去，又在过道里咬了半天耳朵。然后她回来问：

“怎么样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我先问那女人走远了没有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说：“这算啥玩艺？一个老娘们嘛！而且还小看人！”

她听了就皱起眉头来说：“你不觉得她很有性格，很有特点？”

我说这人好象有精神病。她很不高兴，说这是她的好朋友，要我把嘴放干净点儿。后来她又说，对方还说可以谈呢，我这么坚决拒绝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我跟她说：“你少跟我说这些，免得招我生气！说完我就回楼上去。在那儿我想：我也不必给她介绍对象。不知为什么，这种事有点伤感情。”

过了半个钟头，小胡忽然很冲动地跑到楼上，脸色通红地宣布说，她发现自己干了件很糟糕的事，希望我不要介意。后来就没了下文。她好象在等我说下文，我又好象在等她的下文，于是就都发起呆来。这种窘境，也是古今一般同。春天的午夜，昆仑奴到王二家做第二次访问。他没和佳人携手而来，却背来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。王二担心这是赃物，他是本分买卖人，不愿当窝赃的窝主。他想叫昆仑奴把东西送回去，但是不好意思开口。他对昆仑奴还有所期待。

我也不知自己在期待什么，只觉得嘴唇沉重，舌头沉重，什么也说不出。我就如唐之王二，默默地等待昆仑奴打开包袱。包袱里坐着一个绝代尤物。那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，穿着轻罗的衣服，皮肤象雪一样白，象银子一样闪亮。嘴唇象花一样红，象蜜糖一样湿润。她跳起来，在屋里走动，操着希腊口音说：“这就是自由人的住处吗？我闻到的就是自由的气味吗！”

王二家里充满了烟味、生皮子味、霉味和臭味，可是她以为这就是自由的气息，大大地呼吸。她对什么都有兴趣，要王二把壁架上的纸包打开，告诉她什么是辣椒什么是桂叶，把梁上的葫芦里的种子倒出来，告诉她什么是葱籽，什么是菜籽。她还以为墙上挂的饼铛是一种乐器，男用的瓦夜壶是酒器。她就如一个记者一样问东问西，这也不是为奇。原来那些内院的姑娘都想出来看看，而她是第一个中选者。她有详尽报告的义务。后来她穿上王二的破衣服，用布包了头面，到外面走了一小圈，看过了外面的千家灯火，就回来吃自由的阳春面。她宣布自由的面好得很，但又不敢多吃。饭后他们三人同桌饮酒，女孩起身跳了一段胡旋艳舞。

原来她正是跳胡旋舞的舞姬。

胡旋舞在唐朝十分有名。一听胡旋两个字，光棍就口角流涎。女孩起舞时，把轻罗的衣服脱下来，浑身只穿了一条金锻子的三角裤，她的裸体美极了。王二把眼睛眯起来，尽量不看她那粉樱桃似的乳头，轮廓完美的胸膛，修长的玉腿，丝一般的美发。他的心脏感到重压，呼吸困难。就如久日饥渴的人见不得丰盛的酒筵。王二看到这位金发妖姬，也有点头晕。

五更时，昆仑奴要回去，他把那位舞姬又打到包袱里。女孩儿说：“大哥，你让我露出头来看看外面好不好？”可是昆仑奴说不行。爬墙时树枝挂破了你的小脸儿主人问起来怎么说？咱们都要完蛋。他们就这样走了。不知为什么，王二微微感到有点失望。这个女人美则美矣，却象个幻影不可捉摸。他又寄希望于下一个来观光的女人，这种感觉，真是古今一般同。

小胡在我对面坐了很久，我们什么都没有说。后来她微感失望地吸了一口气，这般窘意就过去了。她开始谈房子的事，听到这种话题，我也微感失望，但是我们还是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。

话头从甲一号的破楼扯起，它在庚子年间被打了一身窟窿，应该拆了，可是教皇不答应。他说当拳民攻击破楼时，上帝保佑了此楼，所以要让它永远不倒，以扬耶和华之威。他还说了些上帝不老，此楼不倒之类的疯话，然后请一位主教来修理此楼。如果当时把这楼好好修修，它不至于这么破。可惜该主教把它用青灰抹了抹就卖给了一个商人。商人付款后，墙上的青灰落下来，他一看此楼是一副蜂窝煤的嘴脸，